揭露〈沁園春・雪〉的歷史爭議

文｜嚴家偉

毛澤東的「文采」自有「幫閒之人」吹捧，本不足論。惟，他在1945年10月赴重慶和蔣中正見面後，發表的〈沁園春・雪〉卻被吹上了天。詩詞好壞姑且不談，無奈這首自比秦皇漢武的詞，最終換來的卻是中華大地的無盡悲歌。


公有領域

1945年 9月18日，重慶第四屆　國民參政會 茶會上，蔣中正與 毛澤東　互相敬酒。

只要過一陣子，國內總有人又會掀起了一股歌頌毛的妖風，不僅吹毛澤東的「文治、武功」，「政績、理論」，還吹毛澤東的「文采風騷」，好像真的是個全才全能的完人。

不過別的事本文暫且不論，單說毛澤東的「風騷」，只有〈沁園春・雪〉勉強可以拿得出手，卻被吹上了天，真欺我中華無人。於是作者不揣淺陋，來對當時情況，作點介紹，以正視聽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。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還在陪都重慶。

蔣中正先生為了在抗戰勝利後，在全國實現和平，特向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出邀請，請他來重慶進行國共和平談判。

開始，毛澤東心存疑慮，怕遭蔣氏扣留不敢來重慶，後經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出面擔保，毛澤東始敢成行。

所以柳亞子在毛澤東奪得政權後，曾於詩中向毛澤東獻媚說，毛澤東來重慶與蔣氏會談是甚麼「彌天大勇」，那只能是無行文人的大馬屁。沒有馬歇爾出面擔保，借一百個膽給毛澤東他也不敢來重慶，這就是歷史事實的真相。

郭沫若代替投稿《新民報晚刊》

後來有人披露料說，毛澤東在離開延安赴重慶前夕，胡喬木把一首詞送給毛澤東看，毛看後很讚賞，遂將其帶在身上，來重慶後將此詞交給了郭沫若。

郭沫若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擔任中國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三廳的廳長，不過此君卻是雙腳踏著兩隻船。

1945年10月，蔣中正委員長在與毛澤東經過談判，國共雙方簽訂〈雙十協定〉。毛澤東當著中外記者之面高呼「蔣委員長萬歲」後返回延安。次日，郭沫若便將這首詞交付當時重慶《新民報晚刊》發表。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〈沁園春・雪〉。全文如下：

「北國風光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。望長城內外，唯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山舞銀蛇，原馳蠟像，欲與天公試比高。須晴日，看紅妝素裹，分外妖嬈。

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。惜秦皇漢武，略輸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遜風騷；一代天驕，成吉思汗，只識彎弓射大鵰。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」

據說該詞出自胡喬木

然而據說，該詞出自胡喬木之手。數年前，一家外國廣播電臺曾報導說，胡喬木到了晚年，對此事仍耿耿於懷。

胡喬木病危時，還向當時中央「江核心」傾訴此事。他當年是毛澤東的秘書班子中的一員，為毛澤東起草詩、文，也屬常事。而眾所周知，中共的大、小「首長」作報告，寫文章，多由秘書「捉刀」代筆後，然後照念，照發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了。

所以胡喬木當年是否是該詞的第一創作人，是否毛澤東又作了某些修飾潤色，還是就照原稿發表，到了現在恐怕就只有成永遠之謎了。

父親評毛的詠詞：狂妄至極

當年，我雖年紀不大（編按：嚴家偉先生，1937年出生於成都），但還清楚記得，我父親某日帶我去赴一宴會。

席間我父親與他幾個昔日軍政界的老朋友坐在一席。其中有一人名楊洛生，是我父多年的舊交，父親叫我稱他楊叔叔。

楊洛生此時擔任國民黨憲兵第二團團長。國民黨政權的憲兵部隊是其嫡系中的嫡系，核心中的核心，並有「見官高一級」的說法，有些類似蘇聯克格勃那種味道。當時全國只有不到十個憲兵團，因此楊雖是團長，卻是少將軍銜。

酒至半酣，我這位楊叔叔的「話匣子」打開了。他說：「此次老毛來重慶，要是委座用戴笠之計，早把老毛幹掉了。」當時國民黨官員因蔣氏長期任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，故稱蔣為「委座」。

楊團長又說：「戴笠幾次晉見委座，痛陳今日除掉毛澤東乃天賜良機，此人不除將來必為心腹大患。戴笠在重慶要幹掉老毛，那還不是甕中捉鱉——手到擒來之事。可惜委座礙於國際關係與馬歇爾之面，投鼠忌器……戴笠無奈，只好嘆息而退。」

我父親聽了說：「老頭子這步棋可能是沒走好，你看老毛回延安後最近發表的那首沁園春詠雪詞，覬覦皇權，狂妄至極，已是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……」我父親在這裡說的「老頭子」也是指蔣氏。是他們當時一些資格較老的人在私下裡對蔣氏的一種戲稱。

當時楊洛生在席間談的這些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完全是絕對的「國家機密」。不過，大家覺得同桌之人，都是黨內的老同志，自家人，所以楊洛生才敢口無遮攔的暢所欲言。幾十年過去了，但至今還記得那位楊叔叔（他1949年去了台灣），當時既慷慨激昂，又不勝惋惜的神態。

那個時代，還沒有電視，更沒有互聯網，只有平面紙媒報刊。下面我們就來看看，當時在媒體上對毛澤東這首〈沁園春・雪〉的一些議論吧！

易君左：毛如黃巢之流造反奪權

首先，是著名文人易君左在《三湘詞人》上，也以一首〈沁園春〉詞對毛澤東進行了駁斥。易君左，湖南人，原名家鉞，後以字行，又字敬齋。

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。詩、文、書、畫俱佳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國政治史》等。易君左的詞原文如下：「國脈如絲，葉落花飛，梗斷蓬飄。痛紛紛萬象，徒呼負負，茫茫百感，對此滔滔。殺吏黃巢，坑兵白起，幾見降魔道愈高。明神冑，支離破碎，葬送妖嬈。黃金難貯阿嬌，任冶態妖容學細腰。看大漢孤煙，生擒頡利，美人香草，死剩〈離騷〉。

一念參差，千秋功罪，青史無私細細雕。才天亮，又漫漫長夜，更待明朝。」易君左在詞的上半闕裡，敘述了抗戰甫勝利，「國脈如絲」，遍地瘡痍的情景。

警告了那些一心想成黃巢式的「造反」奪權人物，莫用白起坑殺趙卒四十萬的濫殺無辜，來實現自己的個人野心。

詞的下半闕更以「一念之差，千秋功罪，青史無私細細雕」說明，不管口號喊得再好聽，裝得再像，再會「冶態妖容學細腰」也逃不脫青史「細細雕」的審判。從後來毛澤東打內戰使用「人海戰術」對付國民黨，到土改、鎮反、肅反、三反五反、反右、大躍進、文革……無一不是拿千百萬無辜生命來「坑殺」，以便成就其帝業。

也終將神州大好河山弄得「支離破碎」，「葬送妖嬈」，一切都被詩人易君左不幸言中了。

毛澤東實乃襲擊國軍 坐收漁利

另一位投稿人是署名「老酸丁」的作者，其詞全文如下：

「萬里長征，八載兵侵，一意萍飄。憑延安內外，生靈草草，大江南北，禍水滔滔。襲擊國軍，坐收漁利，強向尊前共論高。媚晴日，願紅妝素裹，賣弄妖嬈。河山割據多嬌，忍驅使健兒又折腰。口笑開白合，略輸文采；數宗忘祖，自詡風騷。混世魔王，侈言『解放』，聚得猢猻著意雕。內亂苦，勸風流黨首，解甲今朝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毛澤東說蔣氏要下山來摘桃子了。現在大量史料證明（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認），國民黨的軍隊，才是在抗日的主戰場上。並與日寇拚了個魚死網破，元氣大傷。而毛澤東的「偉大」戰略部署則是「一分抗日，兩分應付，七分發展」。

所以老酸丁說毛澤東是「坐收漁利」後，到重慶來向國人「賣弄妖嬈」，更對蔣氏「強向尊前共論高」。

詞的下半闕更叫毛澤東不要再「驅使健兒又折腰」來打內戰。而對毛澤東在詞裡表現的狂妄自大，更痛斥為「數宗忘祖，自詡風騷」。因而勸這位「風流黨首，解甲今朝」吧！——當然，對「混世魔王」而言不過是多費唇舌罷了。

經典名句

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

文｜嚴家偉

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」這句經典名句出自《大戴禮記・子張問入官篇》，意指水太乾淨了就沒有魚，人太過精明苛刻就沒有朋友。它告訴我們：要學會寬容，多為他人著想，而非一味的追求自身的利益與得失。

水至清則無魚

有一回，子貢向孔子請教從政的原則，孔子回答：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」這句話看似平常卻揭示了做人做事的深層哲理。水太清澈了，魚兒便不願意棲息其中，因為清澈的水讓牠們暴露無遺，隨時可能被捕捉。這不僅僅是對自然界的描寫，更是對人的一種警示。

人在生活中如果太過精明，反而會讓人產生距離感，甚至害怕與他交往，就像魚兒不願在清澈的水中棲息一樣，過於精明的人也容易被他人避開。

孔子的這番話警示我們，做人不可過於精明和刻薄，要懂得「寬以待人，嚴以律己」的道理，只有這樣，才能獲得他人的尊重與支持。一個人如果總是只關注個人利益，太過計較得失，不為他人著想，那麼他很可能會失去真正的支持者或朋友。

「難得糊塗」的智慧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有一種處世智慧，叫做「難得糊塗」，這和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」是同樣的道理。

這是一種高智慧的處世態度，指在面對人世間的紛擾時，表面上裝作糊塗、不計較，但內心其實非常清醒。這是一種「大智若愚」的豁達，旨在以寬容輕鬆的心態化解衝突，避免無謂的煩惱與爭執。

相傳，古代有位老禪師，一日晚上在禪院外散步時，突然看見牆角放著一張椅子，他一看便知有位出家人違犯寺規，翻牆出去溜達了。老禪師也不聲張，走到牆邊，移開椅子，就地而蹲。

過了不久，果真有一小和尚翻牆，在黑暗中踩著老禪師的背脊，跳進了院子。當小和尚雙腳著地時才驚覺，剛才踏的不是椅子，而是自己的師傅。小和尚頓時驚慌失措，嚇得說不出話來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老禪師並沒有厲聲責備他，只是以平靜的語調說：「夜深天涼，快去多穿一件衣服。」

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，小和尚在聽到老禪師的這番話語後的心情，不是被懲罰，而是在這種無聲的寬容中被教育了。

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」所要闡述的正是這個道理：在做人處事時，不追求極致的清澈與完美，而是找到適當的平衡點，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







